

【延命十句觀音經】

觀世音！南無佛！

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淨。

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。

一、緣起

俗語說：「家家觀世音，處處彌陀佛」，漢傳佛教流布近兩千年，雖因時空的機緣，或法門的偏重，產生許多宗派，而稱念觀音和彌陀，卻是共通的法門，印順導師說：「以慈悲救濟的佛教說，佛中以阿彌陀佛為代表，菩薩中以觀音菩薩為代表」¹。尤其是觀世音菩薩（略稱為觀音菩薩），對娑婆世界的眾生，熟悉度僅次於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，無論是漢地或藏地，對觀音菩薩都是耳熟能詳，大慈大悲的形象，深植人心，應化靈感的事蹟俯拾皆是，甚至以千手千眼來表徵菩薩救拔眾生的大悲心行、普照一切的大智淨光。民間信仰也普遍修持觀音法門，如「觀音三經」—《法華經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、《華嚴經·觀自在菩薩大悲行門章》、《楞嚴經·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》，或受持《心經》、〈大悲咒〉、〈六字大明咒〉、〈準提咒〉等等。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就在佛教漢地化、觀音本土化的背景下出世。古代有價值的典籍稱為「經」，此十句是以護持三寶的因緣，弘揚觀音菩薩慈悲濟世的精神，有其可依可法的受持意義，所以也可名為《觀音經》。

1. 印順導師《淨土與禪·念佛淺說》收錄在《妙雲集》下編之四，1992年，p. 82。

太虛大師在闡釋《普門品》：「有人臨當被害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彼所執刀杖，尋段段壞，而得解脫。」² 感應脫難為佐證時，說東魏孫敬德夢受《救生觀世音經》，誦滿千遍，臨刑刀折，其經奉敕寫布於世，是為《高王觀世音經》（略稱為《高王經》³）的緣起。天台倭虛大師講述生平事跡時，提及十七歲未出家前，感染霍亂而病亡，因曾誦《高王經》而得復生⁴，這一段經歷與宋朝《夷堅志》⁵所記，宋高宗紹興年間，某人名鄭鄰，久病，被誤捉拿入地獄，因生前曾念《高王經》而復活的故事雷同。

二、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與《高王經》的淵源

（一）出處與文獻記錄的比較分析

前述《救生觀世音經》是《高王經》的異名，也稱為《救苦觀世音經》，直顯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事實；另有稱為《大王觀世音經》，則是強調高歡的位高權重，所以能勅令流傳後世的因緣。

有關的文獻甚多，蒐集整理出目前最早的五則：

（1）南朝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（450年），發生在王玄謨將軍的事蹟。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（978年），李昉等編纂《太平廣記》⁶卷111：「宋太原王玄謨，爽邁不群。北征失律，軍法當死。夢人謂之曰：『汝誦觀世音千遍，可得免禍。』謨曰：『命懸旦夕，千遍何可得。』乃授云：『觀世音，南無佛，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情，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佛不離心。』既而誦滿千遍，將就戮，將軍

2. 太虛大師《法華講演錄》收錄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光碟版，2005年，p. 602。

3. 《高王經》有別於北魏 瞿曇般若流支譯的《一切法高王經》（《一切法義王經》）。

4. 倭虛大師《影塵回憶錄》第三章「死而復生的悲劇」大光法師記，1954年，p. 36。

5. 南宋 洪邁撰《夷堅志》〈夷堅甲志〉卷第四，十六事之一「鄭鄰再生」。

6. 北宋 李昉等編纂《太平廣記》卷111，報應第十《觀音經·王玄謨》。

沈慶之諫，遂免。」

(2) 南宋度宗咸淳五年（1269 年），釋志磐撰《佛祖統紀》⁷ 卷 36：「王玄謨北征失律，蕭斌欲誅之，沈慶之諫曰佛狸（魏世祖小子）威震天下，豈玄謨所能，當殺戰將徒自弱耳，乃止。初，玄謨將見殺，夢人告曰，誦觀音經千遍可免，仍口授其經曰：『觀世音，南無佛，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淨，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。』既覺，誦之不輟，忽唱停刑。」上二則的類似記載也見於南朝齊武帝永明六年（488 年），沈約撰《宋書》⁸ 卷 76。

(3) 北朝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（536 年），發生在盧景裕同獄的某死囚的事蹟。北齊文宣帝天保五至十年（554～559 年），魏收撰《魏書》⁹ 卷 84《儒林·盧景裕傳》：「景裕之敗也，繫晉陽獄，至心誦經，枷鎖自脫。是時，又有人負罪當死，夢沙門教講經，覺時如所夢，默誦千遍，臨刑刀折，主者以聞，赦之。此經遂行於世，號曰《高王觀世音》。」幾乎相同的文字也見於《北史》¹⁰ 卷 30。

(4) 北齊神武帝高歡，時為東魏權臣期間（534～547 年），發生在某死囚的事蹟。唐高祖武德九年（626 年），釋法琳撰《辯正論》¹¹：「高王行刑而刀折（齊世有囚罪當極法，夢見聖僧口授其經，至心誦念，數盈千遍，臨刑刀折，因遂免死，今《高王觀世音經》是也。）」

(5) 東魏孝靜帝天平年間（534～537 年），發生在孫敬德的事蹟。唐高宗永徽元年（650 年），釋道宣撰《釋迦方志》¹²：「天平年中，定州募士孫

7. 南宋 釋志磐撰《佛祖統紀》卷 36（大正 49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45b29）。

8. 南梁 沈約撰《宋書》卷 76，列傳第三十六《王玄謨傳》。

9. 北齊 魏收撰《魏書》卷 84，列傳第七十二《儒林·盧景裕傳》。

10. 唐 李延壽撰《北史》卷 30，列傳第十八《盧景裕傳》。

11. 唐 釋法琳撰《辯正論》卷 7（大正 52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37b08）。

12. 唐 釋道宣撰《釋迦方志》卷 2（大正 51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972a28）。

敬德造觀音像，自加禮敬，後為劫賊所引，不勝拷楚，妄承其死，將加斬決，夢一沙門，令誦《救生觀世音經》千遍得脫。…，以狀奏聞，承相高歡表請免死，勅寫其經，廣布於世，今謂《高王觀世音》。」

以上事蹟的共同點是誦念「觀音經」千遍，才可免刑。五則記錄有四種說法，源自 ① 王玄謨，② 盧景裕同獄的某死囚，③ 某死囚，④ 孫敬德。從發生年代來比較分析，某死囚與孫敬德的時間、地緣非常接近，可能是同一人，此經也名為《元魏孫敬德夢授經》。

《十句觀音經》與《高王經》都是夢見白衣人、聖僧或菩薩示現，口授《觀音經》以救難。有說是東魏「盧景裕」在獄中所撰，與史書年代不符；宋《太平廣記》說盧景裕念《金剛經》，枷鎖自脫；清《觀音經持驗記》說其誦的是《普門品》。王玄謨（宋 釋本覺編《釋氏通鑑》¹³ 作「王元謨」）的事蹟是《十句觀音經》目前最早的記錄，《普陀洛迦新志·本迹門》有「元謨就戮，十句經傳；敬德將刑，高王靈著。」的說法。

(二) 王玄謨與孫敬德的夢授靈感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原文只有十句，有說從內容看，與其說是經，更像世間流通的勸世發願文，但從王玄謨與孫敬德的夢授靈感來說，也契合《觀音經》說菩薩聞聲救苦、大悲救護的法義，分別說明如下。

(1) 王玄謨將軍 (388 ~ 468 年)

於南朝 宋文帝元嘉年間，北伐魏軍，失利退還。後任興安侯劉義賓的輔國司馬。元嘉二十七年（450 年），宋文帝又大舉北征，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，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。因帶兵不當，大失人心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（佛狸）大軍攻至，王玄謨麾下士兵傷亡潰散，蕭斌本想依律判其死罪，但被沈慶之將軍諫止，說魏太武帝百萬兵力威震天下，那是王玄謨所能抵

13. 南宋 釋本覺編《釋氏通鑑》卷 4 (卍新續 76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38c08)。

擋，而且殺戰將只會滅自己的氣勢，動搖軍心，後得免死。

當王玄謨快要被處死的前夕，夢到有人告訴他誦《普門品》一千遍，可得免禍。夢中，王玄謨回說生命危在旦夕，如何來得及誦完千遍，夢中人於是授其四十二字的《十句觀音經》。王玄謨醒來後，一直誦了千遍，本來將刑，因沈慶之諫言，而法外開恩，傳呼停刑。後來官位愈做愈高，官至開府儀同三司，年八十一歲，壽終正寢（依《宋書》）。

(2) 邊防兵孫敬德（534～537 年間，奉命防守北陲）

東魏孝靜帝天平年間，有個孫敬德士兵，在鎮守北陲時，塑了一尊觀音金像，時時禮拜。後來因故被誤為盜賊，囚禁獄中，因為不勝拷打，承認犯罪，被判死刑。行刑前夕，孫敬德禮拜懺悔，即使是冤獄，也是夙世業障，甘受業報，並發願代受一切眾生所有禍橫。睡夢中，見到一個僧人，教念《救生觀世音經》，令誦千遍，得免死厄。孫敬德驚覺醒來，依照夢中所記，一字不漏的誦念，被押縛刑場時，且行且誦，念滿了一千遍。

當刀斬下時，如砍在石頭上，竟然折為三段，孫敬德卻皮肉不傷，換了刀再砍又斷，如此三次，監斬官得知其造觀音像一事，上報朝廷，當時的丞相「高歡」審其靈異因緣，表請免死。孫敬德被釋放後，設齋還願，回家見到觀音像的頸子有三刀痕，深慟悲感觀音顯應，聞者無不嘆服。高歡敕令書寫其經，廣布於世，因其當時掌控東魏政權，所以被稱為高王，是為後來的《高王觀世音經》。有說五代的高歡國王與寶藏官孫敬德的典故，出自清朝周上智的《高王經》註釋¹⁴，史書沒有記錄可查考，可能因為孫敬德的觀音金像，流傳千年後，被誤傳為寶藏官。

以上兩人感應《觀音經》的事蹟有一些共同點：

① 同是隔夜問斬，沒有時間念一千遍整部《觀音經》，所以被授以《十句觀音經》或《救生觀世音經》，後來稱為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。

14. 清周上智《高王觀世音經註釋》（卍新續 35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79a18）。

② 十句經文簡短，只有四十二個字，卻包含了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，以及所有「觀音經」的精華，如同《心經》是濃縮自《大般若經》。

③ 因為是夢授，不是由印度傳來，是在漢地撰述的經典，沒有譯經的驗證，如同《六祖壇經》，雖名為經，實是禪宗六祖所說，弟子集錄。

(三) 其他持誦觀音經的靈驗事蹟

古來誦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靈驗事蹟甚多，《佛祖統紀》說北宋仁宗嘉祐年間，龍學梅摯妻失明，到上天竺寺祈禱觀音庇佑，有一晚夢見白衣人，教誦《十句觀音經》，就誦之不輟，後來雙目復明。隋天台智者大師《觀音義疏》¹⁵說《宋書》卷 59 關於宋文帝元嘉三十年（453 年）與王玄謨同時期的張暢事蹟：張暢因兵敗，削奪爵位食邑，送交掌刑獄的廷尉，誦《觀世音經》千遍，鎖寸寸斷，獄司更換後又斷，不久就獲赦免。《觀音義疏》同卷又說《觀世音應驗記》提到的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（376 ~ 396 年），彭城有一人，供養觀音金像帶在髻中，因故被枉為賊，斬刑時，刀下但聞金聲，砍三刀都没事，解開看金像有三痕。臨刑刀折、金像三痕與供養觀音金像的故事，非常類似孫敬德的經歷，而且時間更早，可見受持靈驗事蹟甚多，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流傳甚廣。

清世祖順治年間或更早也傳入日本，於民間普遍傳誦。日本江戶時代的臨濟宗大師一白隱慧鶴禪師於七十五歲時（1760 年）在東京池之端的東淵寺完成親身感應過的《延命十句觀音經靈驗記》。書中提及此經在日本的因緣，是因為比叡山的「靈空律師」尊靈元天皇的旨意（1663 年），從當時的大藏經裏挑選功德深厚的經文上呈，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因而廣為流傳，可見此經已出現在當時的大藏經。另外，書中有「孫敬德物語」、「王玄謨物語」，說明經文的典故來自中國的南北朝。「法鼓宗」的開山

15. 隋天台智者大師《觀音義疏》卷 1（大正 34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927a12）。

祖師聖嚴法師，在教觀音法門時¹⁶，提及日本禪宗的寺院課誦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，而漢傳地區卻少有人知道此一法門，因而介紹推廣，勸勉誦持。

三、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與《高王經》疑偽的考證

(一) 歷代藏經目錄的說法

南朝 梁 釋慧皎撰《高僧傳》卷 9 說：「漢明感夢，初傳其道。」說東漢 漢明帝永平年間（58 ~ 75 年），明帝夢見金人，遣使求法，印度佛教高僧攝摩騰東來¹⁷，攜《四十二章經》、佛像至洛陽，為佛法傳入漢地的開始。之後，有系統的漢譯經典，同時宣揚觀音信仰的漢地撰述也在民間傳布。西元 401 年（後秦文桓帝弘始三年）鳩摩羅什三藏法師抵長安，開始譯經。根據其弟子僧叡法師的《妙法蓮華經》後序，羅什三藏約於 406 年（弘始八年）譯出《妙法蓮華經》之後，才有「觀世音」之名。比羅什三藏早 120 年譯出《正法華經》的竺法護三藏先將觀音菩薩介紹到漢地，但翻譯為「光世音」，後來唐代的玄奘法師則譯為「觀自在」。

古來偽經太多，藏經目錄的篩選不得不有所規範，例如，經典必須由外國傳入漢地，有外國三藏法師參與翻譯的工作等等。歷代佛教經錄的編纂，以明「疑經」或「偽經」為主要的工作。唐朝道宣律師撰《大唐內典錄》序¹⁸說：標寫〈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〉是因為正法深遠，凡愚未達，隨俗下化，有悖真宗，若不標顯，玉石斯濫；所以，是為了建立住持、守護、攝受正法，令正法得久住。《高王經》之名最早見於《魏書·盧景裕傳》，《大唐內典錄》將其列入〈歷代眾經應感興敬錄〉，說「受持讀誦，

16. 聖嚴法師《佛教入門》，收錄在《法鼓全集》第五輯「佛教入門類」，p. 245。

17. 南朝 梁 釋慧皎撰《高僧傳》卷 1（大正 50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22c15）。

18. 唐 釋道宣撰《大唐內典錄》序（大正 55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219a07）。

必降徵祥，如說修行，無不通感。」¹⁹ 強調誦經的感應，將《高王經》與持《法華》、《淨名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般若》等同視之，可能因為道宣持律精嚴，時常感得諸天神將護持²⁰，所以對實修的感應相當認同。同時因為道宣的著作只說孫敬德的事蹟，完全不提王玄謨，影響所及，後來的典籍提到《高王經》，多以孫敬德為主。

唐則天武后天冊萬歲元年（695年），釋明佺等人共同參定的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收錄此經入正篇「眾經目錄」²¹，而未列入「偽經目錄」。錄中說：雖然夢見聖僧口授《高王經》，但其經體是《法華經》中稱念觀音，皆蒙願遂，也就是說《高王經》雖為夢授，但內容與《普門品》法義相通，所以視為正法，列入「眾經目錄」。隔了35年，唐玄宗開元十八年（730年）釋智昇撰《開元釋教錄》則將《高王經》列入〈偽妄亂真錄〉²²，說「冥授」不收錄；如同南朝齊末梁初的江泌之女²³，小而出家，名僧法，年八至十六歲之間，有時靜坐，閉目誦出經典，或說上天，或稱神授，發言通利，有如宿習，因為未經傳譯，所誦出的三十五卷經都被列入疑偽。同樣原因，《高王經》不知誰譯，來自何方，也不得入藏，但因以前有人正錄，而且內容是基於正法的經典，不是憑空杜撰，所以附為參考。日本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（《大正藏》）將《佛說高王觀世音經》經文收錄在第85冊（疑似部），表示有疑惑，或是疑偽經典。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文獻記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（450年）的王玄謨事蹟，比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（536年）的盧景裕入獄事件的《高王經》早了八十多年，同時期的「孫敬德」和當時掌東魏朝政的「高

19. 唐釋道宣撰《大唐內典錄》卷10（大正5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0338a28）。

20. 唐釋道宣撰《律相感通傳》一卷（大正4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）。

21. 唐釋明佺等撰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卷7（大正5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）。

22. 唐釋智昇撰《開元釋教錄》卷18（大正5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0675a01）。

23. 梁釋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卷5（大正5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0040b06）。

歡」都還未出生，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至少比《高王經》多流傳了一段時日。「觀世音」的名號，從「普門品」譯出後，流通四十多年，才發生王玄謨的事蹟，當時其他「觀音法門」的經典還未譯出或流通，而且《高王經》的每個版本都無法隔夜誦完一千遍，《佛祖統紀》卷 38 也認為孫敬德誦的《觀音經》就是王玄謨夢中所得的經文²⁴。

王玄謨說命在旦夕，怎麼來得及誦滿千遍的「觀音經」應是從《法華經》別行流通的「普門品」，所以，不同年代的靈驗事蹟，應該都是念較短的《十句觀音經》。明代蓮池大師在《雲棲法彙》²⁵ 說：以義理判斷，就是《普門品》，高王時人持誦《普門品》而脫難，後人不知，另外又造偽語，別稱《高王經》。綜合推論，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是「普門品」的精簡版，《高王經》則是後來增補流通。念誦十句四十二字比起兩千多字的「普門品」容易多了，可見觀音菩薩度化眾生，知彼心、隨所願，從大悲心生出無量方便的善巧。

NTU Digital Library &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

(二) 歷代出土文物的說法

除了上述文獻之外，含有類似《十句觀音經》文字的《高王經》已有出土的文物。列舉目前已知最早的二個碑文與「房山石經」隋唐兩度刻經護法的記錄。

(1) 目前最早的碑文版本是北朝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（547 年）十一月的〈杜照賢造像碑〉，同一年的二月，東魏權臣高歡病逝，距孫敬德的夢授事蹟只晚了十多年。記載《高王經》的典籍，完成年代都在高歡去世之後。碑文出土的河南省禹縣（今禹州市），南北朝時稱為陽翟²⁶，歸司州管

24. 釋志磐撰《佛祖統紀》卷 38（大正 49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57c15~ c21）。

25. 明釋袞宏著《雲棲法彙》卷 15（嘉興藏 33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76a02）。

26. 譚其驤主編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四冊，北朝魏司州圖，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87。

轄，是當時東西兩魏的相爭之地，可間接證明碑文的真實性。出土的碑上刻有「高王經」和造像記「都邑主杜照賢、維那杜慧進等十三人，各竭家資，敬造石像一區。上願三寶永隆，國祚康泰……。」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收錄《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》²⁷第49件是〈杜照賢十三人等造像記〉，也見於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²⁸。

(2) 北朝 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（550年）二月的〈杜文雍等十四人造像碑〉也出土於河南省禹縣，同是杜氏宗族，地緣關係，造像時間接近，兩個造像碑的因緣，留待考古與史學去探討。碑上刻有《高王經》和造像題記「都邑主杜文雍、都維那杜英儁、都忠正杜容徽十四人等……。」《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》第53件是〈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記〉，從碑文看，可知杜文雍、杜英儁是同一杜氏家族。也見於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²⁹第6冊。

(3) 房山石經（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）隋代本，刻於616年頃。天台宗二祖南嶽慧思大師弟子靜琬法師，承師咐囑，從隋煬帝大業年間（605~618）開始，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（639年）圓寂為止，於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山，石刻佛經，藏於山洞，以避法難。石經位於第五洞（雷音洞），拓本見「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」編《房山石經》（隋唐刻經）³⁰，第一冊，第十六號經，第118頁（五洞八二），在《佛臨般涅槃略說教戒經》之後刻《大王觀世音經》一卷，文字同《高王經》。靜琬法師未因《高王經》的疑偽考量而拒刻保藏，足證此經在當時佛教界的接受程度。

(4) 房山石經唐代本，刻於665~669年（唐高宗麟德二年~總章二年）。

27. 顏娟英主編《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》第1冊49，中研院-史語所，2008年5月。

28.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（河南中州古籍）1989年，第6冊，p.15。

29.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（河南中州古籍）1989年，第6冊，p.162。

30. 《房山石經》第1冊，第16號經，北京·華夏出版社，2000年5月，p.118。

位於第三洞，拓本見《房山石經》（隋唐刻經），第二冊，第十號經，第373頁（三洞二三八）。上刻《佛說四分戒本》，中刻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一卷，下刻一卷，首題《佛說觀世音經》，尾題《佛說高王觀世音經》。

上述四項出土文物的《高王經》，名稱或文字稍有不同，內容都是兩百多字的版本，經文開頭有類似《十句觀音經》的文字之外，加上心經文句、諸佛名號。流傳日久，又加上菩薩名號、七佛滅罪真言、觀音偈頌、高王觀世音經頌等等，成了現行「大正藏」的六百多字版本。《佛祖統紀》卷38認為《十句觀音經》原本只有十句，「後人妄相增益，其文猥雜，遂使識者疑其非真。」觀音菩薩將眾多的觀音法門，以最簡潔的十句，救人於危難之中，後人妄自增添許多繁雜文字，反而使有識之士懷疑是偽造。

(三) 三法印辨真偽，四依止修正道

雖然《十句觀音經》與《高王經》非釋迦佛親口說，但從經典結集的過程來看，佛說的「法」是諸佛常法，佛出世與否，法爾如是；經典重在法義，而不是誰說、誰傳、誰譯。如龍樹菩薩說「佛法有五種人說」³¹：①佛、②佛弟子、③仙人、④諸天、⑤化人說。只要相應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」的三法印，或加上「諸受是苦」的四法印，歸結到一實相印，受佛加持，入佛法相，都可說是佛法。

《涅槃經》卷6說修行的四依：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。親近善知識聞法，依法而不依人，以佛說的經藏為宗，大德們的論說為輔，熏習日久，成就聞慧；聞慧具足，依所聞的實義而不依語言文字，以解法智隨順真理而說的了義，於平常生活中體驗思惟，成就思慧；同時於禪定中深徹觀照真理，不依取相的分別妄識，而依離相無分別的觀慧修習，成就修慧，依法而行，進而引發無分別的聖

31. 《大智度論》卷2「序品」（大正25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0066b04）。

智。《涅槃經》³² 卷 8，佛陀開示：「若有凡夫能善說者，即是隨順無上佛法，…。所有種種異論、呪術、言語、文字，皆是佛說，非外道說。」

四、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善巧法門

(一)《十句觀音經》的「延命」因緣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濃縮自無量「觀音法門」，在沒有因緣持誦大品經典；或因修行者業障現行，難以向上一著；或如典故所說命在旦夕，來不及的時候；或在病中、身體虛弱，不易閱讀時，這十句成為輔助或補救修行的方便法門。雖然諸佛菩薩皆以慈悲為本，但各有本願不同，如彌陀接引往生，地藏度盡眾生，觀音聞聲救苦。眾生最大的怖畏是死亡，尤其是災禍橫死；從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等經，以「施無畏者」來尊稱觀音菩薩，就說明了「延命」或說救己命、救親屬，救財物的意涵。觀音菩薩獲耳根圓通，觀聽十方圓明，以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³³，待感而即應，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，令諸眾生於其身心，獲十四種無畏功德，稱其名故，即得解脫危難；如同尚未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，留惑潤生，於生死怖畏中，依如來功德之力³⁴，無所住而住，度脫眾生。

「延命」是 ① 延益色身生命，② 延續法身慧命。色身生命推延的是一期一世，菩薩「救急不救業」，眾生自作自受，身心各有三病：身有老病死三苦，心有貪瞋癡三毒，皆由三業所生；三毒在心，有損己身，三毒釋出，傷害他人，最終還是損耗自己的身命和慧命。所以，「延命」不只是救度眾生免於一時的災難，而是導向清淨三業、修行正法，以成就：

32. 北涼 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 (大正 12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412c14)。

33. 《楞嚴經》卷 6 (大正 19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29a25 ~ c04)。

34.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「觀眾生品」(大正 14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47c08)。

(1) 資養法身 (身心圓滿) — 佛有法、報、化三身，眾生也有三身，本具佛性為素法身，業力感得六道報身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相為化身。修行所生的法喜禪悅，能淨化身心，廣植善根，修正妄見，斷除煩惱，每斷一分煩惱、每長一分正見，迴向法身的功德就多一分。

(2) 增長慧命 (知見圓滿) — 眾生業報無常，六道流轉，一世過一世而不定。修行正道，見聞佛法歡喜，長養智慧善根，世世累積，如同永恆的智慧生命。慧命是眾生本具的佛性，因為佛法相應的推動，啟發眾生本有的、清淨的智慧，生命無價，慧命超越無價，不可思議。

(二) 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與「觀音法門」

「觀音法門」如同觀音菩薩的化身無量，法門也是無量，從典籍歸納出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以外的十三種，前三稱為「觀音三經」。

(1) 《法華經》「普門品」觀世音菩薩 → 稱名解脫法門。

後秦鳩摩羅什譯，卷 7：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」³⁵

(2) 《華嚴經》「入法界品」觀自在菩薩 → 大悲普現法門。

唐實叉難陀譯，卷 68：「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相續不斷。…，常在一切諸如來所，普現一切眾生之前。」³⁶

(3) 《楞嚴經》觀世音菩薩 → 耳根圓通法門。

唐般刺蜜帝譯，卷 6：「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。…，由我供養觀音如來，…，與佛如來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應，入諸國土。」³⁷

(4) 《悲華經》「諸菩薩本授記品」觀世音菩薩 → 大悲功德法門。

35. 《法華經》卷 7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」(大正 9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56c05)。

36. 《華嚴經》卷 68「入法界品」(大正 10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67a14)。

37. 《楞嚴經》卷 6(大正 19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28b15 ~ b26)。

北涼 曇無讖譯，卷 3：「觀天人及三惡道一切眾生，生大悲心，欲斷眾生諸苦惱故，欲斷眾生諸煩惱故，欲令眾生住安樂故。」³⁸

(5)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「第十觀」觀世音菩薩→觀真實色身相法門。

南朝 宋 畺良耶舍譯：「作是觀者不遇諸禍，淨除業障，除無數劫生死之罪。…，當先觀頂上肉髻，次觀天冠，其餘眾相亦次第觀之。」³⁹

(6)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觀自在菩薩→波羅蜜多法門。

唐 玄奘譯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…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」⁴⁰

(7)《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》觀世音菩薩→〈大悲咒〉誦持法門。

唐 伽梵達摩譯：「稱念我之名字，亦應專念，我本師阿彌陀如來，然後即當誦此陀羅尼神呪。一宿誦滿五遍，除滅身中百千萬億劫生死重罪。」⁴¹

(8)《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》觀自在菩薩→〈六字大明咒〉誦持法門。

北宋 天息災譯，卷 3：「若有人能而常受持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，…，永不受生老病死苦、愛別離苦，而得不可思議相應念誦。」⁴²

(9)《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》準提觀音→〈準提咒〉誦持法門。

唐 不空譯：「若有修真言之行出家、在家菩薩，誦持此陀羅尼，滿九十萬遍，無量劫造十惡、四重、五無間罪，悉皆消滅。」⁴³

(10)《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》觀自在菩薩→曼陀羅法門。

北宋 法賢譯，卷 2：「是時觀自在菩薩，即入觀照諸法智自在印三摩地，從定出已，說此調伏一切世間曼拏羅法。…，所求成就，皆隨意願。」⁴⁴

38.《悲華經》卷 3 (大正 3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86a08)。

39.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「第十觀」(大正 12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44a11)。

40.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(大正 8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848c07 ~ c10)。

41.《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》(大正 20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07a04)。

42.《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》卷 3 (大正 20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59b12)。

43.《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》(大正 20,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79a02)。

44.《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》卷 2 (大正 8, 中華電子佛典 0791c25)。

(11)《觀世音菩薩救苦經》觀世音菩薩→〈四句救苦咒〉誦持法門。

印度撰述，失譯：「能救千災百難苦，若有人誦得一千遍，一身離苦難，誦得一萬遍，合家離苦難，…，勤誦千萬遍，災難自然得解脫。」⁴⁵

(12)《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》觀自在菩薩→〈隨心印咒〉受持法門。

唐 釋智通譯：「若有天人受持之者，所有怨對、惡障、怖畏，皆悉止息，一切外學禁咒，碎散不能為害，隨心所願，一切善業皆得成辦。」⁴⁶

(13)《法苑珠林》「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」→〈白衣大士神咒〉法門。

唐 道世撰，卷 60：「潔淨三業，在於淨處，佛堂塔院，專精禮拜，繞塔誦是陀羅尼，滿一萬二千遍，當見觀世音菩薩，一切所願，隨意皆得。」⁴⁷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四十二字與上述「觀音法門」有許多相通的地方，同是誦持的修行法門，字數比某些咒語多，但比小品經文簡短。單就稱名來說，「觀世音」與「觀自在」菩薩所表示的意義是一也是二：「觀世音」菩薩是依傾聽萬法音聲而成道，偏因地修行說，「觀自在」菩薩修徹萬法根源而得大自在，偏果地修證說。

(三)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文字釋疑

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流傳一千五百多年，文字有不同版本：

(1)「常樂我淨」、「常樂我情」、「常樂我緣」與「常樂我靜」—從法義來推論，常樂「我淨」是涅槃四德，合於佛法修證。常樂我「情」有「想、念、欲、願」的意思，只見於《太平廣記》，也許以為祈求菩薩保佑，必能稱「我情」所求，隨願皆得。常樂我「緣」有「依、待、執、著」的意思，見於某些《高王經》的碑文，同「我情」義，可能是希望所緣稱

45.《觀世音菩薩救苦經》(卍新續 1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469c06)。

46.《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》(大正 20，中華電子佛典 0457b17)。

47. 唐 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 60 (大正 53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743b16)。

念佛菩薩名號的功德，能夠得到相應的庇護。常樂我「靜」有「寂、滅、幽、閒」的意思，見於《高王經》註釋與某些典籍，可說妙理幽寂，安貧樂道、安身立命的極致，也有其意境。「情」「緣」「靜」也許是誤傳或誤植，也許時人確有不同的想法。

(2)「佛法相緣」與「佛法僧緣」—《大正藏》所載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的文字是「佛法相緣」。聖嚴法師說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於漢地已經失傳，所以，親自從日本禪宗的寺院請回⁴⁸「佛法相緣」的十句經文。前述日本白隱禪師於1760年（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）發表的《延命十句觀音經靈驗記》一書記載為「佛法僧緣」，日本著名的曹洞與臨濟禪的傳承者原田祖岳禪師，曾為校註，並於1932年寫了一部《延命十句觀音經講話》⁴⁹，也沿用「佛法僧緣」四字。但是同時期的間宮英宗禪師（臨濟宗方廣寺派管長），於1936年發表的《延命十句觀音經講話》⁵⁰，則採用同於《大正藏》的「佛法相緣」。「佛法僧緣」說三寶緣，重複前句「南無佛」；「佛法相緣」強調佛菩薩的法緣，連結下一句「常樂我淨」的四德，比較貼切。

(3)「念念不離心」與「念佛不離心」—同前述「常樂我情」，只見於《太平廣記》。如接著之前的文字「念念從心起」，「念念不離心」比較接近王玄謨當時的心情—隔夜將有生死大難，當以最專注、最虔誠的心念持誦，每一字到千遍，都是發自心底，念念不離。再說「普門品」的偈頌：「聞名及見身，心念不空過，能滅諸有苦，…，是故須常念，念念勿生疑」，「念念不離心」比「念佛不離心」更能呼應當時「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」的急迫情境。

48. 聖嚴法師《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》，收錄在《法鼓全集》第四輯，p.30。

49. 原田祖岳禪師《延命十句觀音經講話》（東京 正信同愛會），1932年10月。

50. 間宮英宗禪師《延命十句觀音經講話》（東京 佛教年鑑社），1936年6月。

(四)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經文詮釋

「觀世音！南無佛！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淨。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。」

為推廣弘揚給以英文念誦的法友，依經文法義直譯成英文，維持簡短十句、易於記憶、隨機背誦的「延命」宗旨：

【Ten Lifesaving Guanyin Sutra】

Namo Guanshiyin / Namo Buddha /

In accord with the Buddha / Connect with the Buddha /

Following Dharma to reach / Eternity Bliss Reality Purity /

Day in the Guanyin / Night in the Guanyin /

Deep in the heart / Never separate from /

中文直譯：「皈依觀世音菩薩！皈依無量諸佛！與自性佛相應，與智慧佛相合，隨順佛法善緣以成就恆常、安樂、真我、清淨的功德。心念從早到晚都在觀音中，念念從心底生起，念念不離此真心。」分說如下：

【觀世音】

意指皈依觀世音菩薩，對臨難的求救者來說，一聲「觀世音」蘊含了多少懇切的歸投依靠。「觀世音」觀世間眾生音聲，「觀」通一切觀，「世」通一切世，「音」通一切音，依應眾生之機而立名；也稱「觀自在」，以千手千眼示現，隨類應化無礙，依般若觀慧得圓融自在而立名。楊枝一滴，遍灑大千，普度世間，無刹不現，被尊稱為「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」，以無緣大慈，起同體大悲，只要眾生一心稱念觀音菩薩名號，菩薩必觀其音，尋聲救拔，皆得解脫。修持方法簡易，不需任何儀式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無論貧富貴賤，隨時隨地，只要誠摯的持念觀音菩薩的聖號，便有靈驗的感應。清朝順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周克復編纂《觀音經持驗記》，記錄從西晉的竺法義，到清初的楊瓚，歷代 118 人

的持驗事蹟，前述提及的王玄謨、張暢、盧景裕、孫敬德、鄭鄰等人都收錄其中。

【南無佛】

一體而三，包含了皈依佛法僧三寶。《法華經》偈言：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」。佛即法（覺見有無），佛即僧（常而和合）。《金剛經》如來說：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《大集經》：「佛法者，名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名為佛法。」⁵¹ 法即佛（空有不二），法即僧（緣起和合）。《思益經》偈言：「知法名為佛，知離名為法，知無名為僧。」⁵² 僧即佛（知法無法），僧即法（知幻即離）。持名念佛是信仰的層次，一句「南無佛」可以延益色身生命，延續法身慧命。如《撰集百緣經》卷 9 的「海生商主緣」⁵³ 說眾商人在大海中，遇大黑風，飄墮羅刹鬼國，因稱念「南無佛」而得脫難，由此因緣，聽佛說法，心開意解，出家修行，得阿羅漢果。

【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，常樂我淨】

從虔誠信仰的力量，漸次深入法性大海尋寶，達勝解佛法的層次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」⁵⁴，於佛法聞思修，勝解緣起無性畢竟空，性空緣起宛然有，又說：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」此一乘體即一心，本具如來智慧德相，眾生自性（本具佛性）、智慧（本具德相）即佛性、佛智。與自性佛相應，自性為成佛正因，與智慧佛相合，智慧為成佛了因，隨順佛法善緣，善法為成佛緣因。依正因捨生死報身，成就法身德；依了因轉無明為明，成就般若德；依緣因離業行繫縛，成就解脫德；三德秘藏即是涅槃，具足成就「常樂我淨」的不可思議微妙功德。

51.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9「海慧菩薩品」（大正 13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57c04）。

52.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1「分別品」（大正 15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37c06）。

53. 《撰集百緣經》卷 9「海生商主緣」（大正 4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244b11）。

54. 《法華經》卷 1「方便品」（大正 9，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07c09）。

「常樂我淨」即一心，是一切法的真實功德，本無染淨，迷時染濁，悟時清淨。明末紫柏尊者說：「得常者，天地毀而不老；得樂者，眾苦交而超然；得我者，造萬有而無心；得淨者，處五濁而清冷。」⁵⁵「常」即常住義，歷三世而不遷，混萬法而不變，永恆而無生滅；「樂」即寂靜義，離生死逼迫苦，證涅槃寂滅樂，安樂而無執捨；「我」即真實義，捨妄我得真我，三業無礙大用，自在而無來去；「淨」即清淨義，心水了無纖翳，湛然無諸惑染，離垢而無染淨。

【朝念觀世音，暮念觀世音，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】

觀音菩薩從耳根圓通，起大智慧，其智慧體，即慈悲心，其智慧相，即大慈願，其智慧用，即大悲行，大智、大悲、大願、大行，即一切諸佛道體。從單純稱名信仰到勝解佛法的層次，進而實修事行，全心在念，全念在心。誦念觀音菩薩，即使口誦空言而心無實，也能「聞熏習」⁵⁶，在內心留下菩薩的影子，遇急難時，記起聖號而虔心稱念；若心真實，誦在口中，即是音聲之機，念從心起，是為覺行之感，觀音自得印心，念念現前。誦念雙運，為實修的層次，不離本具真心，無事如是念，有事如是念，安樂如是念，病苦如是念，生如是念，死如是念，一朝一暮，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，此心在觀音中，觀音在此心中。

(五) 持誦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利益

持念「南無佛」，等於持念佛法僧三寶，如《大悲經》卷3說：「佛是一切諸法之本、佛是眼目能引導者、佛是演說一切法者。」⁵⁷，護持無上大法，就是「為佛教」。稱念「觀世音」，等於稱念觀世音古佛，如《楞

55. 明釋德清校輯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10(己新續73，中華電子佛典0230a01)。

56. 印順導師《藥師經講記》收錄在《妙雲集》上編之四，1992年，p. 91。

57. 《大悲經》卷3「禮拜品」(大正12，CBETA中華電子佛典0957b01)。

嚴經》卷 6，觀音菩薩說：「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『觀世音』，我於彼佛發菩提心。」隨順度生大悲，就是「為眾生」。「為佛教」發大菩提心，深觀中道第一義；「為眾生」運大慈悲心，修廣大教化正行，「為佛教，為眾生」是菩薩道的精髓。

持誦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的功德福報，等於前述不同年代的免難事蹟和各種「觀音法門」持誦利益的總合。眾生一心持誦，兼行其他善法，布施修福，止惡行善，現世能趨吉避凶、消災延壽、身心自在、所願順遂；人人持誦，則能調化人心、調和社會、調順世間、調護有情。若能以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，三種心持誦，或與參禪、念佛、持咒共修；知業力甚大，而虔誠懺悔業障，見法界平等，而普皆迴向一切，則今世、未來世行於菩薩道，時時與佛菩薩相應，堅固道心，證得無生而不退轉。

五、結語

從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所說持「觀世音菩薩」名號而有的解脫利益來說，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是否由西方傳譯而來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經由十句的持誦，生起的信力（攝外道）、進力（攝懈怠）、念力（攝邪思）、定力（攝亂意）、慧力（攝惡見），在菩薩道業的增上功德因緣：① 現生滅罪增上緣— 除滅無量生死重罪；② 現生護念增上緣— 無量化佛、菩薩化身，加被護持，脫離苦厄；③ 現生見佛菩薩增上緣— 得以三昧定力加念，心眼通達，見佛菩薩；④ 攝得往生增上緣— 乘佛菩薩願力，攝得來世往生佛菩薩淨土；⑤ 證得菩提增上緣— 乘佛菩薩大誓願力、眾生本功德力、法界加持力，盡未來際不斷菩提種，信心、願力、淨行成就，終證菩提。

學佛修行，所有法門，都是佛法，《延命十句觀音經》可以連結「普門品」、《法華經》、「觀音法門」和無量法門；持誦此經與念佛、參禪、

教門、持咒相輔相成。無論是從宗出教，或藉教悟宗，都不離此心，不著此心；此心本常樂我淨，只因起常樂我淨分別，而生顛倒夢想，造業輪迴。與佛有因，與佛有緣，佛法相緣的三因佛性為因，念念從心起，念念不離心為增上緣，得觀音菩薩的庇佑、無量諸佛的護持，心心作佛，一心一念皆佛心佛念，處處成道，一塵一滴皆佛國淨土。

NTU Digital Library & Museum of Buddhist Studies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